

当代青年学者文丛

# 在南方 的阅读

钟晓毅  
在南方

粤小说论稿  
(1978 - 1996)

钟晓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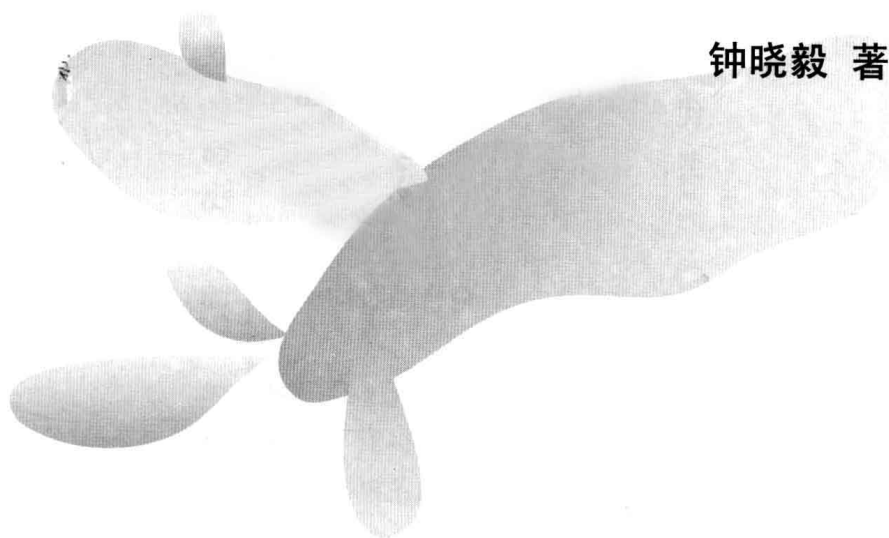
当代青年学者文丛

# 在南方 的阅读



粤小说论稿  
(1978 - 1996)

钟晓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在南方的阅读

钟晓毅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插页 200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8-02670-2/I·318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作者简历

钟晓毅 女，广州人，1963年生，曾任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秘书长。出版著作《走进这一方风景》，《穿过林子便是海》、《金庸传奇》、《亦舒传奇》等，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奖，广东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 目 录

|     |               |     |
|-----|---------------|-----|
| 1   | 序一 .....      | 饶芃子 |
| 4   | 序二 .....      | 蒋述卓 |
| 9   | 导言            |     |
| 42  | 第一章 不言归期的启航   |     |
| 42  | “伤痕文学”冲击波     |     |
| 50  | 蝉蜕期中的激情与忧伤    |     |
| 58  | 各人头上一方天       |     |
| 65  | 第二章 “知青族”的旗帜  |     |
| 65  | 青春的荒原         |     |
| 72  | “流放者”归来       |     |
| 80  | 向善的台阶         |     |
| 88  | 第三章 天人交战的寓言   |     |
| 88  | “商战”笔记        |     |
| 95  | 文明的跃进——催生新型人格 |     |
| 103 | 另类忧患：南方才有的    |     |
| 111 | 第四章 岭南农民的种性   |     |
| 111 | 在过去与未来的夹缝中    |     |
| 118 | 失乐园——神话破灭     |     |

## 2 目 录

|     |                   |
|-----|-------------------|
| 125 | 棕榈树下的白日梦          |
| 132 | <b>第五章 众声喧哗</b>   |
| 132 | 匆忙地走着自己           |
| 141 | 红尘掠影与社会批判         |
| 149 | 重组的都市星空           |
| 156 | <b>第六章 自边缘跃出</b>  |
| 156 | 民间立场              |
| 163 | 青春驿站              |
| 171 | 特区时空              |
| 179 | <b>第七章 光荣与梦想</b>  |
| 179 | 英雄主义的守望           |
| 186 | 和平年代的军歌           |
| 194 | 明天突然来临            |
| 201 | <b>第八章 以史笔写诗魂</b> |
| 201 | 知识背景与家国之思         |
| 209 | 激情与还原             |
| 217 | 纪实与虚构             |
| 225 | <b>第九章 在沉思中言说</b> |
| 225 | 为探索命名             |
| 233 | 坠回地面的舞蹈           |
| 240 | 凭智慧走向彼岸           |
| 249 | <b>结束语</b>        |

# 序一

饶芃子

读晓毅的《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8—1996）》书稿，我的思想一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飞翔，随着她轻快的笔，十几年来广东文坛小说界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一篇篇曾令我唏嘘和欢喜的佳作，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在想，我们年轻的批评家已经在跟踪小说家们的脚步，正在走向他们艺术的深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是一件可以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文事。

《在南方的阅读》，是晓毅对广东新时期小说阅读的结果。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国家、民族的小说常常是记录了该国家、民族的历史。一个地区的小说也是如此，是人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在这个领域里，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故事。所以小说对于我们除审美外还有多层的意义。其意义之一，是我们可以从小说来看社会和社会的变化，虽然小说中的“生活”是虚构的生活，是小说家对生活认识、想象、叙述的结果。意义之二，是小说家虚构生活，用艺术的形式叙述生活，当中有人们对小说与生活、小说与历史、小说与理想的种种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人类的

## 2 序一

心灵史。意义之三，小说中有“大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回许多不该遗忘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这些东西原是应该存在的，只不过因这样或那样的缘故在当时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为此，我一向喜读小说，注意小说评论，也一直视小说创作研究为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小说多产的时代，从小说创作中引发出来的话题很多，积极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对于作家和读者都是十分迫切需要的。所以当我得知晓毅的这本著作即将问世时，内心就有一种由衷的喜悦。

作为一本研究粤小说的专著，晓毅的研究视角或切入点的选择颇有新意。她借助自己所掌握的翔实资料，联系新时期广东的社会文化背景，跟踪、辨认粤小说的“行踪”，对其发展的线索以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小说观念的演变，作出整体性描述和分题论说，在南北文学比较中阐明新时期粤小说独特的走向和品格，有一种“史”的意味。这就给自己找到并确立了返观和透视地域小说的新坐标。

《在南方的阅读》共九章。每一章都用带有作者体温的语言标出，十分新颖。九章书连成一条线，每一章都是这条线中的一段，分别论说，从“伤痕文学”的冲击波到“知青族”旗帜的举起，从“商战”笔记到岭南农民“失乐园”的吟唱，从都市喧哗到特区时空，再到和平时代的军歌和“以史笔写诗魂”，最后“在沉思中言说”结笔。在每个论题的

具体展开中，作者不是只着眼于某一时期一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也不是就粤小说论粤小说，而是将它置于全国小说创作的大背景中，从自己阅读的经验里提取一些与全国相通或具有粤地文化特色的文学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剖析、阐明，这就使每章书都有一些诱人的“文眼”。透过这些“文眼”，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以她的见解和感情，去冲破一时一地的局限。有时作者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在言说，还借助作品的故事向读者倾诉，仿佛在传递她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所以写出的文字就充满了抒情性。我认为，作者在著作中的这种抒写方式和内涵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作者在书中论述新时期南方文学的新状态时，曾提出为了超越自己“如何自出机杼”的问题，我对此有强烈的回应。我曾经不只一次地想，南方文学如能在贴近生活的同时也注意到诗意、寓言的超越，在小说创作中更自觉地把来自生活的普遍经验心灵化、情态化，也许会给作品带来更多永恒的因素。

晓毅是从暨南大学校门走出去的，十多年来她专攻广东文学和香港文学，辛勤耕耘，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在南方的阅读》是她园地里的一个新结的果子。在本书付梓前，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匆匆写下这些，以表达我对她的祝福。

1997年11月29日于暨南园

## 序二

蒋述卓

文学评论家中要算作小说评论的最辛苦，因为他的阅读量实在太大。而要追踪小说发展的潮流则更不易，除了要耐心阅读外，还得处处留心阅读。钟晓毅君就选择了这样一种辛苦的行当，也可算是自讨苦吃，但读她的这部《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6—1996）》却感觉不到她有什么苦什么累。广东小说创作近20年的发展脉络和独特价值，上百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各自定位与意蕴，就在她自然流畅的论述中轻盈地跳跃而出。她能有如此不凡的表现，一是由于她的才气，二是得之于她的长期积累。才气之显，早见于她获得过“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与“鲁迅文学奖”；此书的独到观点与流畅的文笔也是才气横溢的表现。长期积累表现于她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广东文学的评论以及她的评论集《走进这一方风景》和《穿过林子便是海》上。其实，钟晓毅追求的“顺乎自然”的境界，正是在沉潜于广东小说创作领域中有了深刻而丰富体验与感悟之后的自然萌生。这里用得上钟晓毅在此书结

束语中引用过的禅意故事来评价她的这部书：

不断地追踪广东小说创作的足迹——随时；

以自己的才性去感悟广东小说——随性；

实事求是地评价广东小说——随缘；

站在南方的文化立场，又把这些作品置于全国文学创作潮流与文化背景中去审视，揭示出广东小说创作的独特面貌与个性——随喜。

最为可喜可赞的当然是钟晓毅审视广东小说创作的整体视野、通变眼光与文化视角。在这部综论广东小说创作的专著中，钟晓毅将广东小说中的各种类型（伤痕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商战小说、农村小说、都市小说、打工小说、特区军旅小说、历史小说等等）放置在岭南这个大的文化系统中以及广东改革开放历史的流变中来加以观照，从而勾画出广东小说的整体风貌与精神流变。同时，在勾勒广东小说创作的发展线索时又紧密地与全国小说发展的脉络相扣连，在与全国小说创作的比较中凸现广东小说的独有价值与文化个性。

如她认为，广东描写商战、股市以及其他商业经济活动的小说，就是在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和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时代机缘下培育出来的。它们除了描写市场经济中商业竞争与个人冒险活动外，更多的是关注与催生一种新型的文化人格。因此，广东有广东的另类忧患，广东的都市人有自己的人文状态与生存方式。商战小说使昔日平和恬静

内秀的南方蕴藏了一种新的张力和生机。虽然有的商战小说还不肯把商战写得十分残酷与激烈，喜欢用亮丽的色彩来加以遮掩，但在它们灵动飞扬的叙述中仍夹杂着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思辨与沉郁。这种评论就不仅涉猎到广东现实环境的变化，而且也涉及到昔日岭南文化的意蕴。正是在今昔比较中看出了广东小说给岭南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刺激。

又比如论杨干华《天堂众生录》类的农村小说，紧紧扣住南方农民的文化性格与北方农民的文化性格的区分去进行分析，指出在杨干华的作品内，南方农民喜欢作梦，而且会把梦托付给神灵。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无法应付现实时，便信奉古训，信赖祖先与上苍。南方农民机巧、讲究实惠，恪守“枪打出头鸟”的传统准则，都在在体现着南方农民生活、心理的多层次结构，在他们的人生背后有着岭南文化的底色。

还比如广东小说中都市题材作品，往往浸透着一种对凡尘世俗的乐意体验，同时又有一种近乎游戏的反讽和天真之气。看待广东的都市小说，应从《你不可改变我》和《商界》的基础上，再去追求具有宁静、圣洁、乐观、淡泊的新人文精神的作品。因此，推而广之，广东小说似乎更适合于走“日神精神”之路，而北方小说是由《你别无选择》走向《浮躁》再走向《废都》的，更适合走“酒精精神”之路。

可以这么说，钟晓毅所作的种种分析论述，都是在一种整体、流变的文化审视下做出来的，因而显得贴切而不牵强，实在而不夸张。

钟晓毅的笔触是在一种十分平和、求实的心态下展开的。她无意于要拔高广东小说创作的成就，也不刻意去为广东小说在全国小说创作中争一席之地，但在她的整体叙述中——一种平和的叙述中，分明又道出了广东小说特有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地位，这正是她站在南方的文化立场阅读南方小说的结果。对每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论述亦如此，她通常不持过分的、偏激的褒与贬，即使是对某些已得到较高评价的作家也好，她仍然持一种个人的再评价，不卑不亢地指出它的优点，不温不火地点出具缺陷。而当置于广东文学创作的大系统时，这些作家与作品又各自具有了它的历史定位。因此，钟晓毅着眼的是广东小说的整体与流变，而不是个别作家作品的得与失。从这种整体与流变的叙述中，广东的作家、评论家或许会悟到许多的东西。

作为南方的读者、学人，我对南方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曾经呼唤过要“走进岭南”，从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变化中去看广东文学，也曾经提出过要建立“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尽管钟晓毅君并未当面与我讨论过此类话题，但从我们个人的某些批评实践中，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着不少相似相近与可会心之处，这也就是我敢于冒险

## 8 序二

为曾经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学术同辈人的钟晓毅君的大著作这样一篇小序的原因。

1997 年 11 月于暨南大学

## 导 言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中，小说的出现是相当的晚的，直到明、清才达到了一个初步繁盛的时期。而在这之前，诗与散文早已被供奉在文学庙宇的正殿上，经史子集、先秦诸子、唐宋八家……收藏着不知凡几，曾光辉过中国大地且无愧于世界文学天空的伟大作品。即使是“五四”以后，诞生了以白话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也是以诗歌、散文为先锋去凿开坚冰，拓展航道的。尤其是散文，在当时俨然为最繁荣昌盛的一种文学样式，连鲁迅都曾这样说过：“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sup>①</sup>

但小说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契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的、大众的、凡俗的却不乏诗意与追求的生活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因为中国文字的特性，“使中国文人有着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无比丰富的语词，和长达两千年的可供利用的文字资料，科举制度更巩固了文人考究语言、刻意求工的习性，”<sup>②</sup>从而产生了如恒河沙数的歌、词、诗、赋；那么，也是因为中国文字的丰富性与奇诡性，以及它们的不确定性，成就了中国小说的辉煌。中国小说往往以神话的形式作为端倪，而从来不会以神话作为终结。中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徐学：《当代散文综论》第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国文人总喜欢在诗与历史、神话与现实的夹缝或间隙中，“虚构”他们心目中的故事，这往往使人感到沉重。

不过说到底，小说并不比诗，终究少一分虚渺飘灵，始终有一种沉稳、笃实的精神，这不仅在于它们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也不仅在于它们的艺术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着中国文化最隐蔽、最独特的个性，更主要的是它们已深深渗透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也许在西方，19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发达，电子媒介的普及应用，小说的作用已趋式微。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出现了多少灿烂辉煌的艺术作品啊，可到今天，虽然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忏悔录》、《新爱洛绮丝》，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等仍然在文学史上标明着它们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的意义已被再思考甚至是质问。正如不少人拿《人间喜剧》来开刀一样，这部卷帙浩繁，数百万字的小说集群，如果剥去其所处的前期资本主义文明与道德危机的历史情境，剥去那个时代弥漫的实证主义哲学认识论文化思潮的背景映衬，那么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夸赞和推崇的那些“现实主义”价值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一个作家一生在为债权人所逼迫的环境中，首先是为他个人的生存而卖命地去写作，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保皇党人”，巴尔扎克究竟有多少理性和艺术的自觉，去关照那些芸芸众生的人间疾苦呢？从这个角度看，老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其那么高的历史地位是否就要大打折扣了？<sup>①</sup>

但中国人直到今天依然对已形成文字的东西崇拜至极，

---

① 这是年轻的同行们在90年代初提出的疑问，是在“重写文学史”大标题下派出生来的。

小说更是在许多人的某一生命阶段中成为“生活中的盐”，不可或缺。当然有缺乏它们的时候，但其后果却是：当它们再度出现，它们将会成为中心的中心。

诸如新时期的小说。

因为我们曾身历了十几年来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因为我们对它的一幕幕的情景有着亲历的真切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曾经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曾经产生过一批批创作力爆发灿若星辰的小说作家。虽然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以他们的“朦胧诗”成为新时期文学兴起的标志和当代中国早期现代派的经典文本，但小说，无疑更具有群众基础，更具有彰彰在目的意味，更显出力量和憧憬。

我们依然记忆犹新，时间的流水还没能把在当时可称得上动人心魄的一幕幕变成前尘往事：

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普遍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伤痕》，成了波及全国的“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

蒋子龙发表在1979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自然而然也成了“改革文学”的先锋；

徐怀中发表在1980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给人们已熟悉的战争题材注入了新的生机；

高晓声发表在1979年7月号《雨花》上的《李顺大造屋》和1980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的《陈奂生上城》两篇短篇小说，同时叩开了“反思文学”的城门；

汪曾祺发表于1980年10月号《北京文艺》上的《受戒》，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生活还有另一种风味，平常人生传奇事，传奇人生平常心；